

大清畿輔先哲傳

師儒傳六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十五

天津徐世昌撰

鍾晚

鍾晚字勵暇先世自浙遷京師爲宛平人年十三讀庾信袁江南賦一過成誦十八補縣學生蜚聲庠序間與吏部王樹編修徐葆光爲忘年交師事桐城方苞殫心經學治三禮尤勤雍正六年成進士當得知縣以親老不就選省其親於兄曙宿遷官所苞爲文贈之曰君子之學始於慎獨而終於獨立不懼晚佩之終身致其功於人所不見之地每晨起正衣冠危坐無寒暑皆然乾隆三年詔修三禮以鄂爾泰張廷玉方苞薦充纂修官晚主周官苞謂曰朱子言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非子莫能罄其蘊以是屬子矣書成聞父病卽馳歸不待奏以故不得列上考先是河南孫用果

河間王之銳與晚同薦國子監助教有以進士在館補外留改中書者或勸用其例晚不可曰奉詔修書而乞外補又謬爲去者以邀其留非正也及還京用果當次補助教而晚名在其前乃讓之不以名列吏部逮父母歿始起就監職在任六年教人以忠信篤敬爲本諸生有執贄見者力卻之或曰是師弟子之禮也晚曰不然吾堪爲人師自有負笈相從者師其人也今承乏於此師其官也而可貨取乎一日分俸誤有所贏召主吏趣持去吏竊歎美晚嗤之曰是直不爲盜耳何淺視人耶初朝廷召舉經學之士命大學士擇其尤以聞海甯陳元龍造其門索見晚疑名在舉中辭以疾不獲見則詢孰可者晚乃列舉其人明日疏上竟無晚名其善自韜晦如此十五年遷禮部主客司主事又四年進祠祭司員外郎二十二年致仕歸三十七年卒年七十九晚性剛正居恆服御

非甚敝不輒易子光豫嘗私爲置妾已入門不納令嫁之而不索其值居父母喪蔬食三年盛寒不衣裘家祭宿齋戒祭畢乃敢嘗食又通酌古禮參合儒先之說度今可行者爲祭禮纂三卷病革不能言惟數舉左巨指蓋晚有兄子某在泰州家貧歲資光豫以自存至是彌留慮光豫之忘之也著有春秋比事一書又刪取呂氏詩紀嚴氏詩緝爲若干卷晚年輯春秋義疏已繕校數十卷垂成而卒晚精於說禮而能深探其本躬行而實踐之嘗謂晚近之務誦習者多溺於功利而失其所以爲學之根源卽思自樹立亦祇期文采表見於沒世已耳求其篤志於內行之修者無有也望溪先生言人一事或違於禮一時之心或不在於禮則吾性之信智義仁皆虧而無以自別於禽獸而吾謂學禮之要則惟在於慎獨書曰以禮制心慎獨之謂也人能常自謹懍於幽獨之中而後

禮之質始固結於吾心而不搖禮之文亦附麗於其質而非僞不然卽日取古禮經之節文度數仿而行之而於聖人之所謂禮無當也晚歿後著述多散亡王芭孫爲狀其行從其家得遺文二篇皆關禮制之大者今並著於篇與尹亨中書曰前聞吾子自山左移節入閩遽罹大故太夫人年過七十榮哀終始亦復何憾惟是吾子仁孝得於天者獨優永違色養知鮮民之疚未有窮期然禮云五十不致毀又曰喪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先儒以附身附棺者必誠必信爲敬固已然喪乎禮而無過不及愛自待以盡大事乃敬之大者也故曾子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而子思謂之過末俗居喪鮮克由禮惟患其不能哀與瘠也而吾子則當以聖賢爲法若徒異於衆人豈僕所望哉伏惟節哀順變異日立身行道無忝所生其分量正未易充滿也尊甫之喪吾子廬墓三年今年非少

壯當自度其精力之能與否古人之事親也無所不盡其誠夫依
乎天理而有絲毫之勉強非誠也故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
而自悔其不情豈必徇人欲而有欺德然後謂之不誠哉又答書
曰得告知已歸盡窀穸大事居喪克盡其誠而動中禮節並世中
如吾子者蓋不數見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僕
前札所爲引禮經以節抑之也來教疑於戴記喪敬爲上哀次之
之語謂記禮者失實僕竊謂敬者未有不哀而哀者或未能敬此
喪以敬爲上也親始死主人啼又如中路嬰兒失其母哭無常聲
此時創鉅痛深似不暇計及能敬與否然三日不食而鄰里爲糜
粥以飲食之懼毀而滅性也哭泣必擗踊三日杖而後能起踊也
杖也本於中心自然之哀而聖人制爲禮設中情不應必有不自
得而此心惺惺常存者矣朝夕奠而不祭葬日虞以吉祭易喪祭

始立尸而有几筵以鬼事之不忍遽死其親也虞杖不入於室耐杖不升於堂杖之長短視哀之隆殺以爲度不敢作僞於其親也期而練再期而縞冠素紕初喪朝一溢米暮一溢米旣葬蔬食水飲期而食菜果祥而食肉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類此者望溪先生所謂哀心以久而平常道以漸而復皆本天理而卽乎人心之安不使人陷溺其心亦不致人毀傷厥體其文委曲繁重其意旁皇周浹非主一無適或一時之懈或一念之肆鮮不愆於禮而哀情不能以自遂矣他如不羣立不旅行不弔哭言而不語對而不問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父喪居堊室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諸禮節皆易於忽不及持者非敬何以中克有主哉若徒以哀也則鳥獸失其羣亦知號咷焉躑躅焉然彼朝死而夕忘之矣故惟敬也斯哀可至於三年之久推而至於忌日爲終身之喪霜露降

雨露濡而悽愴恍惕何莫非一敬之所貫注而百年之哀有如一日乎記又引夫子之言喪與其哀不足而敬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以禮易敬則敬者卽禮之文非此記所謂根心之敬也周末文勝夫子言此卽喪與其易也甯戚之意夫言固各有當也至謂祔祭旣服衰則時祭入廟亦不必易服又竊恐未安夫祔祭祔禭於廟也吾高曾祖固亡者之祖若父也見孫子之入廟其心戚矣故不變服可也若時祭則精意以享也纍然縞素而饋獻焉先靈有知其厭飫之乎記曰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蓋以尊者臨之卑者可暫屈也喪三年不祭禮之正也後世他事皆不廢而獨廢祭悖矣此先儒所爲通變古禮而朱子折衷焉卒哭以前準禮且廢卒哭以後以常服祀於几筵以墨衰祀於家廟其說爲不可易也王芑孫曰先生之學以窮經爲主究極乎天地民物之故而

反求於身心敦飭於倫紀發其餘以爲文章則又蘄與古之立言者相應而不苟爲毀譽故謹於著撰蓋其生平所作固不能多又重之以軼失所可見者止於是然卽是而存之後之人將必有所推見其本原而慨然興起者烏虜若先生者眞所謂敦行不怠君子者已

王應鯨

王應鯨字霖蒼晚號閭齋祖籍古北口外小興州後徙任邱遂占籍應鯨穎異嗜書家苦貧取廟中斷香照讀凡四子五經皆手鈔諸儒論斷別黑白而定一尊年十六入邑庠學使錢陳羣稱爲端士十九中乾隆元年舉人應禮闈試三薦不售遂絕志進取廣搜古今書籍積數千卷時典衣購買肩負以歸應鯨學術該洽博探漢唐以下諸家之說而是非可否確然以朱子爲宗嘗讀朱子綱

目至遣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一條註家謂宜刪高密二字以王爲恢之姓應鯨疑此當是晉宗室姓司馬封高密王而名恢之者檢晉書果然於是專攻綱目一書謂王氏輯覽僅據類書字書未見全史馮氏質實當據一統志而郡縣山川名同地異者彼此亦多混淆陳氏正誤僅十二三未符朱子注書之正法乃仿集註體例博考諸史補其缺漏正其謬戾易其失次汰其重出共萬數千事名曰綱目集註又本春秋左氏公穀程胡五傳及朱子諸大儒之言關筆削大義者與劉氏書法尹氏發明備載其要名曰綱目集義汪氏攷異徐氏攷證二書每據凡例提要改綱目正文拘謬尤甚乃援據春秋證以史鑑推原綱目變通凡例增刪提要之深意以破二氏之拘謬名曰綱目攷辨又撮集註之要與舊註相證名曰綱目註證共爲書一百二十二卷歷十九年始成宗室

德沛見之曰紫陽功臣也時朝廷開通鑑輯覽館學士楊述曾議薦應鯨入館協修力辭之選鹽場大使不赴傳忠以其書進呈上命軍機大臣劉統勳劉綸逐條勘之還其書三十五年授福建福鼎知縣邑環山傍海號巖邑應鯨潔已愛民每食羹一器飯一盂酒三巡而已行案入鄉備酒食以從一錢不擾民南溪吳永祚女許字浙人魏文恭爲室文恭貧永祚悔婚邑中黃光祖以利啖永祚謀娶女議成女貞不可奪假他事昇至光祖家女引刀自刎賴救獲甦應鯨廉其情痛懲之招文恭至蠲俸數千金備聘儀成禮肩輿送歸觀者稱快應鯨判事本經術以寬厚爲本嘗易歐陽修之辭曰求其輕而不得則受者與我皆無恨也水旱災有禱祝功仁和袁濤東甌余守禮爲文紀其事三十九年充鄉試同考官所得多知名士明年引疾歸僦居京師四十五年復補福鼎益淬厲

圖治有陳姓者家素豐某移尸圖詐陳夜持千五百金求免刑却之置某於法有武生誣族弟婦姦以金指環爲證應鯨曰叔嫂不親授受汝何緣見弟妻手以金環證乎武生屈服痛責之禡其衿巡撫雅德謂應鯨閩中老吏調閩縣侯官皆力辭不就四十八年以罣誤罷官貧不能自存米薪皆邑民供給爭爲歌詩揭於衢作長生位於文昌神祠祀之及歸邑人醵金六百給舟車遣二役送還里漳浦蔡新重其德過任邱攜二役以行應鯨歸里貧益甚晨炊常不繼意恬如也六十年卒年七十九應鯨精韻學著韻法準說一卷於古人分韻陰陽清濁之原皆顯抉其所以然東冬江陽魚虞敬徑分爲二庚青蒸分爲三皆細爲剖別力挽梅誕生字巢韻圖之誤知徹澄三母之字本舌上音梅氏誤作齒音非數奉微四母本輕唇音梅氏誤攙入曉匣影喻喉音之列相差十四位實

由滯於鄉談不達本音所致更欲參用古人二百六韻之舊仍分
拯證二韻而併卦韻於泰韻復於六月爲六黠八黠爲八月平上
去入各三十韻恰皆相值以正宋劉平水元陰時夫之失居京師
時著慎餘錄八卷義例倣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辨陸王朱子異同
尤切曰陽明所謂朱子晚年定論皆朱子中年未定之論陽明特
自誤誤人耳又曰陸王才非不高識非不卓但偏於主靜易入於
禪專恃良知恐有知未當而誤認爲良者又曰朱子不註禮記而
作儀禮經傳通解深於禮經者也不註春秋而作通鑑綱目深於
春秋者也三代以上合於孔子者爲是不合於孔子者爲非三代
以下合於朱子者爲是不合於朱子者爲非朱子之學卽孔子之
學也所著又有前編訂證五卷易經集義二卷春秋集義四卷洗
冤錄集注四卷閤齋文錄二卷餘事詩集四卷桐山集二卷顏子

章句一卷子夏易考一卷韓嬰詩考一卷羣書摘錦一卷閭齋餘文一卷

崔元森

祖緝麟

崔元森字燦若號閭齋大名人祖緝麟字振侯康熙二十九年舉人築室讀書名曰備廬作備廬說又作銀鬣馬賦見志漳水盜巡撫李光地問治河事緝麟覆書數千言大旨言宜開渠疏水以洩其勢且藉以興水利不當專恃隄防光地韙之格於羣議而止嘗於荒歲買田數頃明年熟召賣田者令贖歸鄉人德之授大城教諭二年引疾歸卒年八十三著有段垣詩文集書法輯說生三子瀚濂沂俱縣學生元森爲濂之長子而後於瀚少好學於書博覽強記入夜猶擁衾坐誦或無燈則映月然香誦之年十七補邑弟子員旋食廩餼五試於鄉皆報罷遂絕意進取其爲學嚴儒釋之

辨北方自蘇門孫奇逢宗姚江王氏之學遠近皆信從元森獨恪
守紫陽而尤愛玩當湖陸隴其之書躬行以求心得治經究漢唐
註疏折衷於一教人讀經務與傳注別治先求聖人之意有心得
後讀傳注以證之其教不立文字皆口授薄世之無知妄作者未
嘗著書遭父母喪服闋猶素服不忍卽吉性甘淡泊與人交必忠
告樂道人善以爲常乾隆二十二年漳水數入城半年七徙其家
家益困然安貧自持又喜賙人急甚至田宅見侵不較也乾隆三
十六年卒年六十有三汪師韓曰今之以理學名者類依倚達官
貴人盜襲前人之說以欺世而行不見信於宗族鄉黨或際困阨
遇小利害輒變易所守義不勝利往往而然元森刻已勵行以樸
學教士跬步皆有禮法庶幾乎孔子所謂行已有恥孝弟忠信之
士其爲眞儒無疑也子述邁皆有文行而述尤善著書負當世通

儒之目

閻斌包儀

閻斌字允中永年人乾隆二十四年貢生立必正方行必正履性至孝母命購市蔬值鬻者於道不顧竟至市買歸邑人爭道其事學以存誠爲宗主尤邃於易手畫義爻錯綜參伍羅陳几案老而彌勤其治易每釋一爻必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擇其詞之相類者參觀互證以詳辨其異同又引而伸之觸類而通之以求道之所在於是撰爲芸窗易草四卷其自序云知來者易易知來之書也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孰有加於易者先後天本於河洛儒者言之詳矣至著之數亦本先後天先天始震著之初變爲陽陽三變爲陰象震之動也乾之策十二兌離震皆十二則先天之乾兌離震也坤之數四巽坎艮皆四則先天之巽坎艮

坤也乾之卦劫十有三坤之卦劫二十有五少陰之十七爲巽離兌少陽之二十一爲震坎艮非又後天之法象乎其進退離合皆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妙夫不知其然而然者神也可見先天後天皆天理之自然且三變之後老者陽饒而陰乏卽河圖七九居外既成之象也少者陽少而陰多卽河圖一三居內始生之象也數至老而變卽洛書九七八六遞換之義蓋一奇一偶陰陽之體則圖之靜也一饒一乏陰陽之用則書之動也圖書相爲經緯而蓍之變化其妙如此畫前原有易豈虛語哉其書蓋專以朱子本義爲主朱子之易本於邵子故其所言蓍法能闡其緒論云弑學術純正教人先躬行後文藝人多化之平生不談仕祿諸城劉壻作書招之辭不往筮知死曰至期卒祀鄉賢康熙間有包儀者字羽脩邢臺人拔貢生家貧衍食四方至湖北麻城獲皇極經世書攜